

楔子

很久很久以前，天地間三界共存——
修仙者、仙人的清玄境所在，人界，再加上妖魔鬼怪橫行的魔域。
三界各秉禮法，其中，清玄境仙人守護人間，若有妖魔作祟，便會入紅塵斬妖除魔。
而千年前仙魔一戰，魔域元氣大傷，天地間正氣盛行，人世間平和了數百年無事。
然時光流轉，一切又開始轉變……

第一章

煙塵飛揚，本該幽靜的竹林間，一條巨蟒在林中穿梭。
一道白光閃過，巨蟒眼見要被劈到，忽然卷過塵土，在詭異藍光中倏然變身，狼狽的化做人形，躲避白光的襲擊。
那道溫潤的仙光漸漸隱滅，煙塵中隱隱現出一個身影。
白衣飄飄，清淡冷冽。
那蟒妖忽然跪下，「仙人饒命！不要收了小妖，小妖五百年修煉不易……」
他一面說，一面注意著仙人的袖色，那張臉上並無表情，但也未再進一步收他元神。
他竊喜，抓住這不可錯過的機會，一道黑氣從口中吐出，直射仙人命門。
白衣身影輕易就避了開來，那仙人眸光一冷，手中顯現一道光芒，一彈指便精準射向蟒妖。
「啊！」
一聲慘叫中，蟒妖倏然倒地。
白衣仙人薄唇微動，冷峻的聲音從唇畔溢出，隨著咒語，那蟒妖的身體痛苦扭曲，最後焚燒，幻化成一顆黑色的珠子，閃著詭異光芒。
仙人衣袖一揮，白色身影也消失在茫茫煙塵中，猶如一切未曾發生。

清玄境

白色身影經過之處，都有仙人朝他行禮。
「絕塵公子。」
「公子。」
白衣仙人神情如往常一般淡然，逕自走到位於仙境深處，清玄境仙帝的大殿。
「若冰拜見師父。」仙霧裊裊的室內，白衣仙人躬身行禮。
「你回來了。」威嚴的聲音響起，大殿內出現一位身著紫衫、面目清俊的中年男子。
此人正是清玄境現任仙帝，雲千冥。
而白衣仙人則是他的大弟子，談若冰。
「蟒妖已經伏法，這是他的妖珠。」談若冰將妖珠呈上。

雲千寢微微一笑，「你辦事我一向放心。」

衣袖揮過，那詭異的妖珠頓時消失在空氣中。

「若冰，這件事已然了結，為師現在有另一件事交給你去做。」

「謹導師父指示。」

雲千寢看著自己得意的弟子，臉上露出一絲憂色。

「最近覺得身體怎麼樣？」他問。

「還好，弟子受得住。」談若冰淡淡回答。

「你體內的仙氣與陰寒之氣越發衝突了是嗎？沒想到百年前所中的寒毒居然歹毒至此，連清玄境的修心道法都無法化解。」

「若冰，這是你的劫數。你雖早已升仙，但若不化解此毒，還是會傷害你的元神，甚至令你千年道行毀於一旦。」

談若冰看著師父，平靜的說：「若連師父也無法化解這寒毒，又有誰能解？道行毀於一旦也算是命中注定。」

雲千寢望著他，忽然道：「這倒未必，為師雖不能化解，但這天地間，還有一人也許可以化解你體內的寒毒。」

談若冰神色微動，有些訝異的看著雲千寢。

「花豔離。」雲千寢以溫淡的聲音說出一個名字。

談若冰皺眉，「花豔離？師父說的是魔域左護法，那妖孽花豔離？」

「沒錯，正是他。」

談若冰冷淡的臉上閃過一絲嫌惡，「一個無恥妖人能做什麼？若要弟子去求他醫治，弟子寧願元神俱碎。」

雲千寢眉心一皺，溫言勸告：「若冰，你不該太過冷傲，清玄境行事秉持的是宅心仁厚，仙與妖雖有差別，但若無害他人，也就該等同視之、和平共處。何以一聽是妖，你便如此輕蔑？」

「妖就是妖，再怎麼修煉還是妖！是妖就免不了會作惡，如何能和平共處？更何況還是那淫亂無恥的妖精。」

談若冰聽過花豔離無數淫亂傳聞，也曾經一心想收了此妖，免他作惡，無奈那花豔離幾百年來一直躲在魔域，自己一時奈何不了他。

「為師叫你去魔域，除了找花豔離醫治你的寒毒，還有另一件事。」雲千寢神色凝肅的望著自己的愛徒。

「師父請說。」

「若冰，你可曾聽過你師叔的事？」雲千寢問他。

「師父說的是無痕師叔嗎？」

「是……無痕。」雲千寢喚出這個名字，宛若嘆息。

「弟子只知道師叔在千年前與魔主一戰，戰後卻未重返仙界，有傳聞說他已墮入魔道。」談若冰語氣冷淡。凡是與妖魔有牽扯之事，他多少有些嫌惡。嫉惡如仇、嫉妖如仇，是他絕塵公子行事的一貫準則。

「若冰，你師叔他……現在在魔域。」

「您說什麼？！」饒是談若冰甚少有情緒波動，現在也吃了一驚。

「那花豔離，正是無痕的弟子。」雲千寢又扔出一個駭人消息。

「那他就是背棄了正道，投身魔界。師父可是要我為清玄境清理門戶？」

談若冰冷聲問。

雲千寢怔了怔，隨即淡然一笑：「唉，若冰，你真是……你以為憑你的修為可以贏得了你師叔嗎？」

「師父……」

「就是為師，也不一定能贏過無痕。」雲千寢看著徒弟有些不服輸的表情，微微一笑。「千年前，無痕就是清玄境的仙帝繼承人，你師祖清玄老人最愛的徒弟便是他。他在清玄境的地位無人能及，那時魔域的力量也與今日不同，在魔域赤焰魔主的領導下，可與我們清玄境一爭高下。」

「師父派無痕下界去對付赤魔焰王，那便是轟動三界的仙魔大戰。豈料……」雲千寢的聲音裡透出痛苦，「無痕一去不回。」

「他敗給了魔主？」談若冰見到師父痛苦的神色，有些不忍，他幾百年來都未見師父有過這樣的表情。

「不，他贏了，他將魔主封印了。」雲千寢嘆息道：「你也許無法相信，無痕他……愛上了那個人……」

談若冰一震，「師父是說……魔主？」

雲千寢無力的點點頭，「這件事一直被你師祖隱瞞，所以整個清玄境到現在沒有幾人知道……」

「師父是要弟子去魔域找到師叔，讓他回來？」

雲千寢搖頭，「無痕他現在……並不是活的。」

談若冰不解地看著他。

「總之，為師讓你去魔域，就是想確認一下你師叔的身體是否還在魔域，還有，讓花豔離治好你的寒毒。」

「師父，弟子不明白……」

「若冰，這些事背後詳細的緣由現在還不便說，你只要記住，你此行主要目的是治好自己的傷。為師近日夜觀星象，發現天地間的氣象有了大變化，魔氣漸長，十分異常，三界恐怕會有大動蕩，人間也會有浩劫。」

「屆時為師需要你的一臂之力，除魔衛道。所以你現在最重要的，就是把自己的寒毒治好。」

幽暗室內飄著一股奇異的香氣，呻吟喘息之聲撩人，讓人聽了不免臉紅。

「啊……」又一聲輕叫，那聲音頗為獨特，沙啞中又帶著魅惑，光聽就有些酥了骨頭。

躲在門邊聽得臉紅的小廝忽地被揪走。

「你不想活了嗎？若是被護法知道……」年長一些的老妖扯著他的耳朵罵。

「我……」小妖紅著臉說不出話，心還怦怦的狂跳，連身上都有些難解的騷

動。

老妖見他的模樣，哈哈一笑，「你就莫妄想了，要是春心蕩漾，還不快快去找你同類。」

被言語戲弄的小蛇妖憤憤瞪了老妖一眼。

「你以為護法就看不上我？」小妖大著膽子道：「說不定護法哪一天就挑了我去侍寢！」

誰都知道他們魔域左護法生性恣意放浪，跟他歡好過的妖魔不知凡幾。

「你以為那是個好差事？」老妖斜眼睨他。

「難道不好？」小蛇妖見過左護法一面，那魅惑豔麗的氣質言語無法形容，只知光是被他看一眼，心就亂了。

「哈哈哈！小妖就是小妖。你可以去問問那些人，他們到底是吃到還是沒吃到。」

老妖笑得放肆，言語間頗像是洞悉了什麼，奈何小蛇妖進到魔域沒幾天，不懂他意思。

房內呻吟之聲愈大，誘惑挑逗至極，教人聽了像是酥軟了骨頭，無所適從。

床上有兩個人呈交歡之姿，奇怪的是一人尚著衣衫，一人卻赤身露體。

那赤裸的精壯男人臉上滿是慾望之色，快要失控，飽脹的性器顫慄著，卻無法得到抒解。

他的手指在那著衣之人股間抽動，柔軟的內壁包裹著他粗糙的手指，收縮痙攣的熾熱回應，讓他神魂俱迷，伴隨著手指的動作，奇異的藥香在情潮湧動之下愈加濃烈。

「主人……我……可不可以……」實在受不了，他收回了手指，顫聲詢問，灼熱的分身已經忍不住抵在那人穴口，想要進入。

倏然間他被一掌打到地上，那身上衣衫凌亂之人撩了撩長髮，露出一張豔美至極的面容。

那張臉上還帶著情色的迷離，神情卻甚是冷酷，「長風，你踰矩了。」

「對不起，主人，可是求求你……」長風神情痛苦，痴迷地盯著那張魅惑的容顏。

「你該知道自己來此為何，今日事已畢，你可以離開了。」花豔離輕嘆一聲，「曼青在廂房等你，他會滿足你。」

「我要的是你！」長風第一次鼓起勇氣這樣違逆他，聲音異常激動。

花豔離卻神情一冷，「若再如此，以後可以不用來了。」

「我……不！主人，不要拋棄我……您不需要我的精魄之氣了嗎？」長風一怔，失望與痛苦瀰漫在那張臉上，叫人看了於心不忍。

花豔離淡淡一笑，笑意卻沒有達到眼底，這冰冷的笑容出現在那張豔麗的臉上，不過轉瞬。

「長風，不要動情，我早提醒過。」花豔離語聲冷酷，卻又有深沉的疲憊，

彷彿他對感情絲毫不感興趣。

長風凝望他片刻，心中悵然。跟在花豔離身邊時日已不算太短，他當然知道主子不談感情，床第間的事也是不得已而為之，是被逼如此，因為唯有這麼做才能治他身上的難言之苦。

他不知道花豔離過去經歷過什麼，只知道那經歷一定太過可怕，才讓花豔離如此不相信感情，連兩情相悅的歡好之事也變成一種折磨。

長風離開後，花豔離獨自踏入池中沐浴。

溫熱的清水讓身體感到舒適，身上異常的騷動也平息下來。

數不清這折磨已持續多少年，他看見自己的淫亂心中厭惡卻又無法控制，只因若是不與人交歡，沒有至陽精魄來與他調和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會瘋癲成何樣。

花豔離是妖，他苦心修成人形已經歷了百年，卻遇到黑妖的迫害，被強行當做工具用來調和對方的修煉，受盡羞辱和苦楚，身體也因而變得淫蕩至極，始終無法擺脫那些折磨。

直至百年前遇見他恩師，得恩師指引，修習了冰心靜訣，才找到其他稍稍緩解的方法，不用像從前一樣，只有與人交歡一途。

撇開那些折磨不說，多數時候他的日子還是很愉快的，例如現在。

沐浴過後，花豔離穿著絲質紅衫，半躺在柔軟的躺椅上，看著美麗的狐妖在他面前翩翩起舞，聽著悅耳的絲竹聲，吃著晶瑩甜美的葡萄，還有醇香美酒供他享用。

花豔離是很懂享受的，他一張嘴，就有侍婢將剝好的葡萄送入他嘴中，輕輕一咬，甘甜的汁液便流溢到整個口腔，芳香美好。

一切令他心情甚好，所以當談若冰出現在他面前時，他也只是微微皺了皺眉。

但這麼一個長身玉立、白衣飄飄的仙人忽然佇立在群妖亂舞的魔域大廳，其他的妖怪都因此被震懾住了。

那仙人身上的正氣太盛，一些道行淺的小妖已經因這壓力感到難受，抖著身子想要躲藏。

花豔離嘆口氣，側躺在椅上懶懶地開了口，「清玄境的絕塵公子大駕光臨，應該早早通知一聲，也好讓小妖在門口相迎，不用這麼失禮。」

「護……護法……他突然闖進來，我們攔不住！」

在門口已與談若冰交手過的小妖，這才慌慌張張的跑進大廳，卻見他們攔不住的那位仙人早已經大大方方站在那裡了。

花豔離嘴角一揚，笑道：「若是能攔住清玄境的上仙，那我們魔域眾妖也可以去住清玄境了。」

談若冰面色冷漠，只盯著花豔離，「本仙來此是有事與你相談。」

「哦？」花豔離眉一揚，風情流轉，撫了撫披散的黑亮長髮，以手支頤看著談若冰。

「那上仙不是來捉我們的嘍？上仙這一來可把我手下這些小妖嚇得……」他

格格地笑起來，嫵媚又撩人。

談若冰微微皺眉，這滿室的甜膩香氣、放浪風光，都叫他感到不適，妖孽住的地方到底格調低俗，習性都是改不了的，在那椅上橫躺的豔紅衣袍男人，更是箇中之最。

談若冰有些後悔來此，更別說居然要來跟一個妖求教解毒之方。

到底是師父在開他玩笑，還是上天給他的考驗？

花豔離揮退了眾人，大廳之內這才平靜。

那些妖孽頓時如獲大赦逃開，都受不了談若冰這渾身凜然正氣。雖有些貪看他的俊美仙姿，不過他的氣勢太過凌厲懾人，對他有遐想的妖自認無福消受，訕訕的逃走。

談若冰看花豔離從躺椅上站起身，一步一步走近自己。

那豔紅的衣袍像火一般，襯得那張豔麗面容更為妖媚惑人。

那人身姿翩然，紅色的長袍下竟未著裡衣，修長的大腿隨他腳步的移動，時而在飄逸的絲綢下裸露出來，有說不清的豔麗風情，但落在談若冰眼裡，只覺放浪淫亂。

妖中之妖，他在心頭冷哼。

花豔離站到談若冰面前，視線繞著他的臉龐轉了一圈，忽然彎唇一笑，「一直聽聞上仙風姿，早對上仙心生仰慕，今日一見果然叫小妖讚嘆啊！」

他說著，伸出的手指竟要撫上談若冰臉龐。

饒是談若冰再鎮定自若也未想到這妖孽竟敢如此無禮，他俊朗的眉峰一挑，露出嚴厲的神色，避了開去。

花豔離滿不在乎的一笑，瀲灩的眼波直盯著他，「上仙可叫我離離，我就叫你談郎可好？不知談郎有何事要與我說呢？」

他沙啞的嗓音中滿是情動挑逗，令談若冰心下又是一怒。「你放尊重點。」他真恨不得一掌收了這個妖孽，馬上離開。

「啊，談郎不喜歡我這樣叫你嗎？還是害羞了？」花豔離還在笑，明媚的眼睛一直盯著談若冰。

談若冰忍無可忍，輕斥一聲道：「妖孽，信不信我現在就收了你？」

花豔離視線飄了飄，神情有些轉淡，「上仙如此無情，竟要收了我？小妖不過是戀慕公子風采，並無冒犯之意。那上仙究竟為何事前來呢？」

談若冰想到師父叮囑之事，一時竟有些不能啟口，難道真要求這妖人來為自己解毒？

他從未有過這種心緒，只能先辦另一件事。

「我奉清玄境仙帝之名，來魔域見我師叔雪無痕。」他看著花豔離，淡淡道：「師父說師叔現在下魔域，不論是何情形，都要見上一面。」

花豔離眼神流轉，微微一笑，「哦，原來上仙前來是為了家師。」

這句家師讓談若冰聽得頗為刺耳，堂堂清玄境的仙人，竟成了魔域妖孽的師父，

即便他聽聞過許多雪無痕的風雲往事，如今對雪無痕也無甚好感。

「那左護法可否現在就讓我見一見師叔？」談若冰冷冷看著他。

花豔離輕佻一笑，「家師是在魔域，可是不能出來相見，這可怎麼辦啊？」

談若冰心頭一火，隨即疑惑自己為何如此輕易被這妖孽挑動情緒，難道體內毒氣更加強盛了，竟將他能常保清淨、不於心的修為境界都破壞了？

他勉力抑制住情緒，淡淡問：「左護法此言何意？」

花豔離看他一副冷淡高傲的樣子，心裡說不清是什麼滋味。

這高高在上的神仙自是不願多看他這種妖孽一眼的，幾百年前兩人曾有過一面之緣，這人還對自己有救命之恩，但他恐怕全都忘了，當時身為小妖的自己大概未曾在他心底留下一絲印象吧？

他幽幽一嘆，有些沙啞的聲音驀然道：「小妖可以帶你去見家師。」

談若冰難以置信的看向他，還以為這妖人必得為難一番，才讓自己見師叔，沒想到竟如此輕易便答應。

花豔離見他有些不信的樣子，格格一笑，臉上又揚起魅惑笑意。「上仙不必如此多疑，自千年前一戰，清玄境與魔域就已定了規矩，千年來魔域都受清玄境管制，不敢作惡，小妖自然也不敢得罪上仙，惹不必要的麻煩，何況你只是要見一下家師。」

「師叔他真的收你為徒？」談若冰微微皺眉。

花豔離一笑。「不好意思，小妖折辱了上仙師叔。」

談若冰不理他是否在諷刺自己，只是不明白雪無痕為何會自甘墮落留在這魔域。

第二章

談若冰隨花豔離走入魔域深處，使用法術一路開啟了好幾層結界，他們要去的地方看來是戒備森嚴，若沒有花豔離領路，即使是他也難以強行進入。

談若冰感到周身越來越寒冷，在茫茫霧氣中，他隱隱看到他們像是到了一處凝結了許多水晶的山洞。

周圍的光亮多半是靠水晶折射而來，不甚明亮卻很溫潤。

談若冰感覺到自己正在靠近一股巨大的力量，深不可測，卻又溫潤和。

他轉頭看向花豔離，想詢問這股力量的來源，卻見對方豔紅的絲袍滑開了半邊，露出蜜色的肩膀，甚是撩人，卻讓談若冰皺了眉，覺其衣衫不整，有礙觀瞻。

「家師就在那裡。」花豔離用修長的手指指了指前方水晶堆簇的地方。

談若冰立刻上前，落入眼裡的情景卻是令他驚異的。

在一片透明的水晶上躺著一個人，他身軀微微飄起，看上去年歲與自己相仿，也只二十多歲的模樣。

那人雙目緊閉，周身都籠罩著一層若有似無的溫潤白光，如皎潔明月，襯得他白衣清素、仙姿瀟灑。

談若冰凝神伸手，才輕觸到那包裹住男子的白光外緣，隨即感到一股巨大的抗拒力量，他收回手，定定心神，才不至被那力量攻擊。

「師叔他……」他回頭看花豔離，不確定此種情形，到底是仙魂散去還是另有原因。

「如你所見，這裡只有他的肉身，和一點他的力量。」花豔離幽幽一嘆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，師叔的元神去了哪裡？」

「你該聽過他在千年前與魔主有過一戰吧。」花豔離的視線落到沉睡之人身上，神情憂傷，「那一戰驚天動地，最終是師父勝過了赤焰魔主，將他封印，眾人都只知道這結果，卻不知背後的故事。師父他為了維護天地正道，放棄了自己的私情，打算親手終結戀人的生命。」

「原本他該將赤焰魔主打到魂飛魄散，再無復生可能，他最後卻終不忍心，為摯愛之人留了一線生機，師父將自己的元神放入本該魂飛魄散的魔主體內，這千年來他都用元神在保存魔主最後一絲精魄，等待他復生的機會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談若冰不敢相信雪無痕會做這樣的事。

千年前的魔族之王心狠手辣，帶領妖魔攬得人、仙二界腥風血雨不得安生，雪無痕居然還留他生機、給他復生機會，甚至用自己元神作陪？！

花豔離看他驚訝的樣子，淡然一笑，「像上仙這種冷情冷性的人自是不能理解。」

「那他現在沉睡就是在等魔主復生？」談若冰神情冷漠，嚴厲的視線望向花豔離。

「也許是，也許不是。」花豔離望著他，眼神幽寂深邃，「因為誰也不知魔主究竟能不能復生，又是哪一天可以復生。師父他，不過是給自己留一線希望而已。」

談若冰沉默半晌才道：「為了一個不知能否實現的希望，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做代價？」

花豔離望著他。「就是如此。」

「那如果魔主真的復生了，再次顛倒三界，掀起腥風血雨，他又該如何自處？為了他一己私心，竟拿天下蒼生的性命冒險？」談若冰語聲轉厲，始終不認同雪無痕的做法。

「你始終是無法明白這種感情。」花豔離淡淡一笑，豔麗的容顏帶上些許寂寥，「歲月悠悠，千年轉瞬，又有多少東西可以永久留在世上？那一些掩沒在黃土之下的情感，或許比任何事物都來得堅固，值得追求。」

談若冰因他莫名幽暗的神情怔了一下，沉默地不再說什麼。

師父大概早就知道師叔是這種情形，在清玄境的說明才會那樣語意不明。

要他來這趟不過是來確認，再把所見的情景向師父稟告一遍而已……

但想到雲千寢說的星象異動、魔氣漸長，他忽然心生擔憂。難道魔主真的要復生，天地又將變色，師父窺見了比他更深的東西才派他來魔域？

心念及此，他不禁心神一亂，而在這水晶洞的寒氣中待許久，體內的寒毒似乎也被觸動，竟覺血氣翻湧，一直以來用冰心靜訣壓制的毒氣一下流竄上來。

「唔……」他輕咳一聲，捂在唇邊的手掌中竟有了血絲。

「 你…… 」

花豔離看見了，神情一凝，在談若冰還未回神之際已抓住他手掌，以指相抵，替他把脈 。

談若冰很想掙脫，但那雙手握得緊緊，教真氣混亂的他一時也掙脫不開 。

「 你中了毒？！」花豔離的語氣有些吃驚，一雙幽黑的眼落在他臉上，像要說什麼又沒說出來 。

談若冰不喜歡他這樣看著自己，收回了手，淡淡道：「 我知道 」

花豔離再次抓住手，凝神細細探究，神情越顯震驚，「 居然是飲冰之魄，這上古奇毒已失傳千年，上仙又是如何…… 」

談若冰看他神色關切，再不理會似是太過失禮，只得道：「 機緣巧合，也算是命中之劫 」

「 這毒是用上古水獸身上的寒血淬鍊製成，應該已絕跡於世，這奇毒已侵入上仙奇經八脈中，時日一長，恐傷及仙元…… 」

談若冰聽他所言與雲千寢並無差異，不禁暗想，這花豔離雖為妖孽，倒也見多識廣，難怪師父要他前來。

「 我師父已試過幾種解毒之法，仍無法化解。 」 談若冰淡淡道。

花豔離眼珠一轉，放開他手，忽然狡猾笑道：「 哟，難怪上仙好端端會來我這魔域 」

談若冰教他看得不舒服，知道這妖已明自己來意，卻無言反駁 。

「 你可有辦法？」 既是如此，他便開門見山地問 。

花豔離幽深的目光在他身上打轉，看了半天才道：「 小妖確實有辦法可一試，但就怕上仙信不過小妖…… 」

他說的苦澀，眸中卻透露著狡黠 。

談若冰實在不喜歡這妖人看自己時不同尋常的目光，但看他言行，又知他定有方法 。

想到離開時師父曾殷殷叮囑一定要想辦法醫好自己，並且天象異動，將來師父還需要自己幫助，清玄境也需守護，談若冰神色間便有了遲疑 。

「 欸，小妖也不想強人所難，上仙既有疑慮，還是請回吧，萬一得罪了清玄境，我魔域只怕從此難安。 」

他說得幽怨，眼神卻充滿了挑釁 。

談若冰望著他良久，才沉聲道：「 那好，我便留在這裡，就看看以你的能耐究竟能不能把我治好 」

花豔離妖嬈一笑，忽然手中紫芒一閃，一件東西出現在他掌心 。

談若冰看去，那是……捆仙鎖？！

想到那東西的用處，心裡又是一氣，他知自己應守住清明之境，不該如此亂了心神，不過這花豔離真是會挑起他怒火 。

「 你想困住我？」 他盡量讓自己語氣淡定。

花豔離眼波流轉，深深看著他，「 這不過是解飲冰之魄的第一步而已，要解這

上古奇毒，上仙首先要做的，就是在解毒期間不能動仙力，而且，若不以此牽制上仙，我可有些擔心，就怕上仙在此居住時，一個不稱心，隨手收了我這邊的小妖啊。」

見談若冰冷著臉不說話，花豔離又勾起笑靨，「上仙不是害怕了吧？若是不敢的話，就請回清玄境吧，或許你們那些仙人還有別的辦法可以幫你。」

他這話說得犀利又諷刺。

談若冰怒意頓升，卻淡淡道：「給我。」

花豔離眸光一閃，將捆仙鎖給了他。

談若冰將捆仙鎖戴上自己一隻手，那幾圈線繩在纏到手上之後，一道紫芒閃耀，便漸漸消失了。

花豔離笑道：「好，現在已用捆仙鎖捆住上仙的力量，小妖便不怕上仙會在我魔域做什麼了。小妖會替上仙準備清靜的居處，今日上仙就好好休息，明日起開始解毒。」

魔域裡忽然住了一位神仙，眾妖免不得要議論一番，上上下下都有著不小騷動。

「欸，聽說了嗎？是清玄境的絕塵公子啊！」

「就是那個斬妖無數，從不手下留情的上仙？」

「我看見嘍，昨日他突然出現在左護法的大廳內。那神仙生得可真好看！不比我們妖狐族的曼青差啊。」

「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！」

眾小妖滿心好奇，竊竊私語。

尚不知自己的存在對魔域造成了什麼影響，談若冰坦然的睡了一覺，清晨便在花豔離安排的居處凝神打坐。

以冰心靜訣環繞身體一圈，果然處處受到那寒毒的阻滯，他只能慢慢收功。

此時，門被推開，一身火紅的花豔離走了進來。

在晨光裡看他大紅的衣袍拂過眼簾，談若冰仍有些不能適應這妖豔的顏色。

這個妖孽只有這個顏色的衣服嗎？不說那顏色，這件紅袍和昨日的絲綢一樣不堪入目，依舊是鬆鬆垮垮的款式，舉手投足間就會袒胸露背，實在不雅。

談若冰微微皺眉，實在無法欣賞這妖孽的品味。

花豔離托著托盤，遞到談若冰面前，微笑道：「上仙這麼早就梳洗完畢，精神似乎不錯，看來住得還算舒服？」

談若冰的確不討厭這個地方，花豔離給他住的地方甚是幽靜，從他昨日來到這裡，還未見過半個妖精。

外面遍植青竹，庭院後還有一處清澈水池，那水溫怡人，用來沐浴十分舒服。

「我吩咐過了，別的小妖都不會來這庭院打擾上仙清靜，由我每天親自來服侍上仙。」見他不答，花豔離也不介意，逕自又道。

他說話時笑得太過豔麗，令談若冰有些反感。

「我不需要人服侍，一切我都可自己應付。」他可不想每天見到花豔離、

聞到他身上那股濃豔的香氣，這妖孽的一切都令他適應不良。目光落到托盤，上頭放著一碗黑褐色藥湯，談若冰可以聞到它散發著奇異的香氣。

「這是給我喝的？」他問。

花豔離嫵媚一笑，「這可是小妖熬了半天的極品湯藥，這麼好的藥自然是給上仙享用。」

談若冰接過，始終覺得那香氣帶給他說不清的奇特感受，直覺不想飲下。

花豔離見他不喝，微微一笑道：「上仙莫不是不敢喝？這只是化解你體內寒毒的第一步，上仙若如此不配合，小妖又怎能醫治你呢？」

思及自己既應允要讓他為自己醫治，便不該處處質疑，談若冰便不再猶豫。

花豔離見他把那碗藥喝了，眼中很快的閃過一道詭異光芒，收拾好湯碗轉身離開前他又對談若冰道：「上仙最好不要離開這別院，現下捆仙鎖限制了你的仙力，若是出去碰到淘氣的小妖，捉弄上仙，那可就不好了。」

說罷，他嫣然一笑，也不看談若冰冷漠的臉，款款離去。

自從喝下那碗藥湯，談若冰一天都難以定神，到了傍晚時分，更覺身體裡有股熱流難以控制，一直湧出來，他從未遇過這種情況，只覺那熾熱甚至蓋過寒毒的寒氣，使整個身體都焦躁難耐。

就連坐在椅子上，身子都如同被火燒，任何碰觸都讓那股莫名火焰越加熾烈，令他根本無法好好打坐。

但談若冰仍咬牙坐到床上，閉目再試著運行一遍冰心靜訣來排除如此不適的狀況。

運轉半周天，體內的燥熱似乎有下降些許。

他輕輕舒了口氣，正想繼續下去，忽覺面上一暖，有柔軟的東西碰觸到臉頰。

這碰觸讓他心神一亂，剛剛平息些的熱火又騰地燒起來。

他睜眼，訝然發現花豔離貼在自己身邊。他是何時來此，甚至坐到身邊，自己竟一點都沒察覺？！

而這妖孽現下……居然吻了自己？！

「你！」談若冰心中大亂，忍著火燒的感覺，想要後退。

「上仙，小妖來服侍你就寢。」花豔離魅惑的笑，妖媚的眼神在他身上流轉，都在訴說著赤裸裸的慾望。

談若冰倒吸一口冷氣，酥軟的身體無法阻止花豔離抱住他的舉動。

「放……放手……」他咬牙，「你到底……給我吃了什麼？」

柔軟芳香的身體覆上來，他只覺體內那股火焰越發猛烈，產生了些不能說的變化。

「上仙，現在夜深了，讓我侍寢吧。」花豔離勾人的黑眸露出一絲精光，凝視著談若冰，一雙手已經撫上他火熱的胸膛：「我知道你現在需要什麼……」他沙啞的嗓音比以往更性感，如在耳畔低喃，酥麻了神經，令人全身泛起一陣顫

慄。

談若冰從未經歷過這種情況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「你……你這卑鄙——」他想破口大罵卻又不知要罵些什麼，下體的脆弱竟倏然被花豔離握在手中，不禁又倒抽了一口氣。

花豔離迷離的眼波凝視他，「這也是解毒的一部分，如果這樣想能讓你心裡稍微好過的話。」他唇邊泛起輕蔑的笑，不知在嘲笑談若冰，亦或是自己。這種解毒法簡直聞所未聞！談若冰心頭激憤，奮力拍開花豔離在身上恣意撩撥的手，「滾！給我滾！我不需要這樣解毒……你這妖孽，分明是在戲耍我……」他聲音嘶啞，難以控制的身體變化只有自己清楚。

這一刻，他真的恨透了花豔離，若仍有仙力在手，他一定要收了這妖孽，就算氣血逆流亦不顧。

花豔離神情倏然一冷，有些戲謔的望著他，「沒用的，你現在抵不過身體裡流竄的強烈慾望，若仍想活下去，就必須與我交歡。不然別說是解毒，待會你就會氣血逆流而死，你的元神亦保不住你。」

談若冰氣惱得渾身顫抖。

花豔離繼續冷蔑的說：「誰能想到，聞名天下的絕塵公子，居然會死在床上？還是因為不能紓解而死，哈哈哈……」

「你……」談若冰掐住他脖子，恨不得立刻折斷。

他卻滿不在乎的冷聲道：「我沒有騙你，這的確是解毒的方法，不過是你不能接受的方法而已。如今我已依照諾言治療，接不接受是你的問題，你若因此死於非命，元神不保，清玄境亦不該追究我，因為這是你自己的選擇。」

「只不過這各種原委若揭露出來，清玄境那幫仙人究竟是會讚你寧死也要保持清淨之身，還是會笑你居然此種死法……」花豔離故意輕嘆一聲，「還真不好說呢……」

談若冰咬牙切齒道：「這算什麼治療方法！」

花豔離吃吃一笑，溫熱的手心撫過他面頰。「怎麼辦，談若冰，這回真是只有我能救你，即使你再怎麼不認同這法子也一樣，因為你只能與修煉『春情蕩漾』的人交歡，這樣換來的熱火之流才能慢慢化解你體內的寒毒。」

「春情蕩漾，你居然修煉如此邪惡的內功……」談若冰駭然，此歹毒心法應該絕跡了吧？

千年來，他只聽過傳說中的黑妖曾煉就此種邪魔淫功，據說是不斷與男子交歡並吸取其精元，才能獲取不死之身的妖術。

對面花豔離雖容顏絕美、豔光四射，談若冰卻看得噁心想吐。

原來那些傳聞都是真的，這妖怪果然吸食了無數男子精元來助其修煉，一想到這妖人是這樣煉就不死之身的，他就想立刻收了他，以免他再禍害人間。

「唉，這麼厭惡的表情啊。這樣會很無趣，我不會吸你精元，你不必如此緊張……」花豔離看他神色嫌惡，幽幽一嘆，伸手撫上他面頰，眸中的情緒說不清是喜還是哀。

「滾……」談若冰掙扎著壓抑自己的欲望，但眼前那妖孽鬆散的衣物已然在拉扯間滑落開來，蜜色的肌膚、無瑕的身體，都在訴說著誘惑。

他閉眼，咬牙抵抗。

花豔離眸中一黯，唇邊卻綻出不相符的美豔笑容，若談若冰見了，必會震懾於這份淒絕。

「上仙真是有定力，不過始終無法抵抗這藥效……他性感的聲音充滿魅惑，氣息掠過耳畔，叫人顫慄。

「你可想清楚了，若真是不要，就只能等死的，又怎能收了我？」花豔離冷冷的說。

談若冰深黑的眼眸倏然張開，對上他的雙眼。

花豔離譏諷的笑著，「怎麼？我很清楚你現在恨不得立時收了我，可無奈你不得不做這樣厭惡的選擇，不然你一個清玄境上仙也死得太沒價值——」

他話未說完，就被忽然撲過來的談若冰一口咬住嘴唇，那重重的一咬，教花豔離痛叫出聲。

「啊……」他揚起一個幽幽的笑容，閉上眼輕道：「很好，看來你已做好了選擇……」

談若冰不語，灼熱的嘴唇與他相觸，不過不是吻花豔離，而是痛恨的撕咬。如此野蠻的事他過去從未做過，但這個卑鄙的妖精讓他難以控制自己。

快速撕扯著束縛彼此的衣物，花豔離柔軟的身體在他身下微顫，細膩銷魂的膚觸很快傳遞過來，說不清是厭惡還是喜歡，談若冰只知那些複雜混亂的情感交織在一起，令他被體內的熱流逼得快要失控。

焦急地找到那能消滅痛苦的柔軟秘所，他便一挺而入，想要完全排解自己身上的灼熱痛楚。

「唔……」花豔離悶悶的哼了一聲。男人的強行進入令他很痛，如同被撕裂一般，好像已經很多年未經歷過這樣的痛苦，他淡淡的想，有些自嘲的揚起嘴角，卻被下一波侵襲進犯打亂了思緒。

皺著眉承受談若冰粗魯的推進，對方碩大的分身埋在自己體內，灼熱的內壁似乎快要被貫穿。

不過，他是花豔離啊，怎能如此被擊敗？想著，他微微一笑，環在談若冰頸間的雙臂倏然用力，將人拉過來，一口就咬在談若冰肩上。

談若冰感覺到痛楚，但那疼痛只把身體刺激得更為敏感，促使那些難以控制的熱火流竄得更凶。

花豔離催動春情蕩漾的心法，很快讓自己適應這樣粗暴的進犯，他不甘心地貼近，向談若冰索取一個吻。

灼熱的嘴唇才碰到一塊，談若冰本能的攫住吮吸，花豔離柔軟的嘴唇似乎帶了一點香氣，隱隱的魅惑人心，談若冰已經不能思考，本能的給予反應。

糾纏的唇舌激起更多的熱情和索要，花豔離得到了這個吻，淡淡的笑容綻放在美豔的臉上，但下一瞬，身下又受到他凶猛的頂撞，男人的凶器埋得更深。

灼熱的分身一次又一次深埋進內壁，恣意翻攬，花豔離想要將他完全包容，每一次痙攣收縮都帶出更多讓彼此都顫慄的快感。

「啊……啊啊……」

花豔離的呻吟帶著舒爽，閉著眼似乎享受著這肉體交融的一刻，他誘人恍惚的表情教談若冰心上的火氣加劇，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在折磨他還是在取悅他。

明明不想讓他太痛快的。

想著，在他體內攬動的分身故意擠壓了一下，弄痛花豔離。

花豔離顫抖了一下，迷濛的眼睜開，望著談若冰。

那似乎因疼痛而蒙上霧氣的眼令談若冰心中一緊，但隨即咬牙又將自己的凶器深埋戳刺，狠狠的撞擊幾下，這淫蕩的妖精不需要他去憐惜，他害人無數，早已習慣了這樣才對……

花豔離痛得蜷縮起身體，卻又要自己拚命放鬆接納對方。談若冰體內的寒毒讓他的身體一直很冰冷，雖是熱情如火的時刻，卻帶給他冰與火的雙重體會，如在折磨。

花豔離咬牙，忍住痛楚，退後讓凶器滑出甬道，翻過身將談若冰壓在身下。

對方被他忽然的舉動弄得一呆，花豔離俯下身，豔麗的臉上帶著激情的薄汗，如水霧遮蓋，美麗的容顏更顯惑人。

他親吻著談若冰，男人伸出了舌與他的勾在一起，彼此索取，又如同在角力，誰也不肯先認輸，那樣火辣激情的持續著吻。

唇齒都碰撞在一塊，深深吸吮，連呼吸都不能。

灼熱的分身又再腫脹，極度需要那高熱內壁，花豔離的身體亦感到空虛，便用雙手男人握住燙熱的分身，迫不及待對著坐下去，讓他進到自己身體裡。

談若冰托著花豔離的臀，很順利地進入，他修長的手指接著握住花豔離飽脹的分身，重重的揉捏玩弄，也不怕弄疼他。

花豔離身前身後受到雙重刺激，一時不知是興奮還是痛苦，低吟喘息的聲音，沙啞又充滿了魅惑。

「啊……」一記深長的刺入，花豔離身體一軟，嫋媚忘情的呻吟激得談若冰又勇猛的幾下抽送。

甬道被慾液滋潤，水澤之聲因抽送摩擦不絕於耳，黑暗的室內春情濃烈。

談若冰一記深刺之後重重退出，一把翻過花豔離柔媚的身體，讓他背對自己，再次撞擊進入，瞬間填滿。

花豔離悶悶的呻吟，想要隱藏疲憊。

他有些累了，春情蕩漾的心法許久未用，如此激烈的交歡教他承受不住，但身後的男人卻沒有叫停的意思。

被粗糙的大掌捏著身前的脆弱，身後又受那人猛烈的攻擊侵犯，花豔離的身體痙攣又顫抖，激情太過強烈，有些感受無從言說。

那人並不顧念到他的感受，只是一味的發洩索取罷了。

他覺得有些悲哀，不過他該習以為常了不是嗎？又有哪個男人在占有他身體時有

過一絲憐惜？

他們不過當他是發洩的事物，他長得如此豔麗，身體又那樣淫蕩，在他們眼底當玩物再適合不過……

即使是這冷清高傲的男人，他的善心疼惜也只會給別人，而不會給他。

花豔離的臉悲哀的笑著，好在現下背對著談若冰，沒被看見這樣的自己。

「啊……」

又是凶猛的侵入，他弓起了背脊，覺得是難以承受的痛苦，但被抓著腰部，無從逃避。

男人的分身霸道又凌厲的插入柔軟的祕所，毫不留情的洶湧翻攬，雖帶來酥麻快感同時又是深切的痛感。

花豔離呻吟著，緊閉的雙眼想要流淚，卻是乾澀的……很久以前，他就沒有眼淚了。

他故意媚叫，讓柔軟的腰肢搖擺迎合，令身後人更加的勇猛掠奪，任憑戳刺進犯，身體只是麻木的給予回應，他只覺心上有著巨大的空洞悲哀。

時光帶走了很多東西，縱有千年的生命又算什麼？得不到他想要的，終究什麼都沒有意義。

第三章

花豔離坐在魔域的煉獄堂上，這裡是魔域審判罪犯的地方。被捉拿的狐妖跪在堂下，一雙眼睛卻還斜睨著花豔離，凶狠霸道的眼裡完全沒有懼色。

花豔離也不怒，淡淡一笑，「阿璇，你可知自己錯在什麼地方？」

狐妖冷蔑地看他，「我不覺有什麼錯，若是魔主在世，就絕不會審判我，而會去和那些神仙對抗！」

他說得氣憤且試圖煽動眾人對花豔離的不滿，完全沒把花豔離放在眼裡。

一些旁觀的妖為此不停竊竊私語。

花豔離笑了笑，「哦，那我把你交給清玄境處理可好？」

狐妖抬眼怒瞪他，嘶聲道：「你不能，你有什麼權力這樣做？！」

「哼！」花豔離冷哼一聲，將一卷絹布丟到他面前，「這上面都是被你所殺的少女名字。千年來，魔域與清玄境定了規矩，你現在殺害這麼多人，教我怎麼保你？」

「我們根本不用聽什麼清玄境的話！我們應該把那些自詡為正道的老東西統統鏟除，重振我魔族的聲威！」狐妖大聲吼著。「你根本就沒盡我魔域首領的責任，只會躲在這魔域一隅，苟且偷安！你有顧及過我們眾妖的死活嗎？」

「原來你是這樣想的。」花豔離淡淡一笑，望了望堂下有些騷動的眾妖，

「還有誰跟他有一樣的想法，可以站出來。」

妖怪們面面相覷，花豔離雖微笑著，眼神卻有些駭人，終究沒有一個站出來。

「很好，看來大家已經決定好你的下場了。」花豔離盯著狐妖，眸光冰冷。狐妖看他站起來，一步一步的走向自己，忽然感到害怕。

「你、你不能……」狐妖聲音沙啞，眼中浮現懼色。

「我可以把你交給清玄境，但你的下場未必會比讓我處置好。當然，我最好的處置方式就是殺了你，總不能因為你一個，壞了魔域的安穩。」

他說得溫和，臉上還帶著憐憫的笑，嘴唇吐出最後一個字時，忽然伸出手，修長的五指間頓時泛起妖冶藍光，直直射向狐妖。

狐妖心中駭然，陡然掙脫鎖鏈的束縛，用盡自己的全部修為，想要拚死一搏。

狐妖發出了白光，去抵抗藍光侵襲，瞬間，轟然巨響，詭異藍光裡眾妖只聽到狐妖淒厲慘叫，他的身體倏地燃起妖火，在很短的時間內被燒成灰燼。

煉獄堂裡一片死寂，沒有妖怪敢出聲，手心都滲著一層汗水。

花豔離森冷一笑，「我知道剛才有人想站出來……」

他掃視群妖，「不過好在你們做了明智的選擇，否則下場就跟這妖狐一樣。我再說一遍，三界之中各有規矩，是千年前仙魔一戰就定下的，若你們記著規矩，這魔域就還有你安身之地，若執意要破壞規矩、為非作歹，也別怪魔域不保你們！」

「魔主已不在多年，我答應他的，只是守著這魔域，在這一方生存，若有人不滿足，不想守在這偏隅之地，可以，只不過屆時被收被捉，都不是魔域所管的事了。」

「為什麼我們不復辟魔道，重新掌握三界的領導權？！」終於有妖忍不住吼道。

花豔離聽見，微瞇了眼，看著他輕蔑一笑。「你想的話，你就去做，是死是活，我不管。」

他說完，手指滑過披散的黑髮，嫵媚一笑，悠然走出煉獄堂。

眾妖默默無語地看他走遠，心知和他作對絕不會有好下場。

大家都不曉得花豔離到底活了多久，只知道他從魔主執管魔域時就在了。

而雪無痕打敗了魔主，又曾是清玄境上仙，就算年紀再小的妖精都知道雪無痕的本領，這花豔離既是雪無痕的徒弟，法術必然不弱。

也因此千年來雖有些反抗的聲音，但最終都在無聲無息中滅亡。

魔域眾妖想了想，在這魔域雖必須被管束，無法恣意行動，但總好過出去野地謀生，遭遇清玄境仙人，之後連妖魄都被收去的慘況。

花豔離領著談若冰走入一片樹林深處。

談若冰不聲不響跟在他身後。今日這妖怪倒沒穿那刺眼的紅袍，而是穿了一身月白的衫子，不過還是鬆鬆垮垮，動一動就露出一大截肌膚。

兩人發生了那般關係，談若冰總有幾分尷尬，心緒矛盾，既恨這妖怪，卻又不得不受制於他，讓他替自己解毒。

「在想什麼，那麼專心？」

花豔離撩人的嗓音傳來，語聲輕浮中又透了幾分妖媚，談若冰皺了皺眉，面如冰霜，並不回答。

「你在想我要帶你去哪裡嗎？」花豔離也不介意，仍是嫵媚地笑著，目光轉

過來，落在談若冰身上滴溜溜轉了一圈。

談若冰想到已和這妖孽肌膚相親，又被他肆無忌憚的打量，心裡忍不住多了幾分厭惡。

花豔離吃吃的笑，「上仙心裡再不痛快，為了解毒也得忍著……不過，不知為何，越見上仙露出這樣的的表情，小妖就越開心。」

「看到前面的溫泉嗎？這是魔域結界的暖水晶所融化出來的水，有補氣療傷的功效，對祛除你體內的上古寒毒甚有效用。」

他忽然湊近談若冰，用低沉略有些沙啞的聲音邪氣地說：「在與春情蕩漾的心法交融之後，你體內尚存熱火之流時，浸在這溫泉裡，啟動你的冰心靜訣，每次輪轉都能祛除一些寒毒。」

談若冰冷漠的臉上終於有幾分變化，「到底還要幾次？」沉不住氣的脫口問出這句話後，他自己也覺失言，俊逸的臉上又升起尷尬神色。

見花豔離幽幽一笑，談若冰也不懂他是在嘲弄自己，還是有別的意思，總之他不喜歡他的笑容。

花豔離突地靠過來貼近他，幾乎貼著他耳朵說：「上仙莫心急，小妖也說不清到底還要幾次，難道上仙捨不得我，想多要幾回？」

談若冰終比不過他無恥，俊臉有些泛紅。

花豔離看他這樣，不禁掩嘴笑道：「時候差不多了，公子是要自己脫衣呢，還是小妖來代勞？」

「你——」談若冰簡直無語。

花豔離淡淡一笑，「還會不好意思嗎？這裡不會有任何人進來，沒什麼不好意思的，再說你也別老對我擺張冷臉，你該感謝我才是，你以為我喜歡用那心法嗎？催動春情蕩漾我也很累啊，我這樣救你，你可會有回報？」

他望著談若冰，眼神竟有幾分認真。

談若冰一怔，心中有些說不清的感覺。

花豔離見他依然淡漠的望著自己像是不為所動，便笑了笑，懶懶嘆口氣，掩去眸底的一抹苦澀，「算啦，我也知道你們這種正經八百的仙人是不會理我們這種小妖的，不過跟你開开玩笑。」

說著，他伸過手去解談若冰的白衣。

談若冰神情一僵，「不行，我……」

這邊雖是樹林深處，但此刻天光大亮，今日又沒再中那讓他失控的藥，要他與這妖精……他覺得自己做不到。

花豔離又嘆口氣，「你還真麻煩，這種事慢慢會有感覺的，做著做著就習慣了，你不用擔心。」

談若冰不曉得該怎麼跟這麼不知恥的人繼續交談。這樣親暱私密的行為，為何到他口中，就像吃飯喝茶這麼自然，甚至可以無所謂的提起？

「你……到底害過多少人？」他擰著眉問，這妖精為了修煉這門邪術，究竟害過多少男子，才能對與陌生人行這床第之事如此滿不在乎？

「怎麼？想跟我算帳？」花豔離嬌笑著在他面前褪了自己的衣物，美好的身體就赤裸地呈現在他面前，教談若冰一怔，隨即想別開視線。

「如果天色亮著不行，那這樣呢？」彷彿明白他心中所想，花豔離輕輕揮過手，一下明亮的天空變成了黑夜。

談若冰有些震驚，沒料到這妖精竟有如此修為。

趁他還在發楞的時候，花豔離抱住了他。

倏然接觸到那溫暖柔軟的身體，談若冰還是有些僵硬。

花豔離甜膩一笑，「如果不行的話，我那還有藥，你要不要？」

他柔軟的唇邊說邊覆上來，讓談若冰不禁屏息。

花豔離抵著他嘴唇喃喃道：「你只要閉著眼睛就行，其他的我會為你做。」在他的親吻下，談若冰的抗拒有些軟化，下意識閉上眼睛，敏銳的感覺到花豔離纖細的手指在自己身上游移，輕輕褪除了自己的衣物，自己冰涼的身體直接與他柔軟熾熱的身軀相貼。

那種觸感令談若冰顫了一下，發覺自己竟然不厭惡，一時間思緒有些混沌，不知自己在做什麼，亦不知該怎麼辦，只能任憑花豔離牽著他的手，兩人慢慢走進水池。一踏入溫熱的泉水，談若冰便感到舒服，體內竄動的寒冷也減少了很多。花豔離將他推到一邊，抵著平滑的石塊細細親吻他。

柔軟的舌尖纏著他的，慢慢的勾弄，有些挑逗又帶著慾念，對方火熱的舌細細描繪他口中的每一處。

談若冰情事上不及花豔離這般老練，喉中滾過低低的呻吟，說不清是舒服還是抗拒。

花豔離一邊親吻他，一邊用熾熱的身體貼覆著他，緩慢的摩擦移動，模仿情交的姿勢誘惑著談若冰，沙啞動情的呻吟裡帶著濃濃的情慾。

談若冰的思緒越發迷離，感官裡只剩下花豔離的挑逗與豔色。

他的手自然環抱住花豔離，加深了那唇舌交纏的親吻，迫切到自己都沒察覺。

花豔離的手移到他胯間，握起他的分身，撫弄揉搓。

「唔……」他低低的呻吟，只覺一股鮮明又舒服的快感瞬間流遍全身。

察覺思緒和身體有些不受控制，談若冰震驚了下，腦中忽然浮現疑慮，他到底在幹什麼？是為了解毒，抑或是沉醉在與花豔離的交歡？

這想法令他倏然一震，下意識推開花豔離。

花豔離怔了怔，迷濛的眼張開，盯著談若冰。

對方的眼裡有慾望，但又幽黑深沉，也在定定瞧著自己。

談若冰有些低啞的聲音響了起來，「不用誘惑我，我們只需把事情完成就好。」

花豔離怔了一下，在他還未明白話中意思的時候，談若冰忽然抬過他一條腿，讓他環上自己腰間。

他沉默的看談若冰，對方亦看著他，眼中沒有情感。

感覺他手指摸索到自己股間，尋著那隱祕之處，只輕輕試探了一下，碩大就頂了過來。

花豔離不由自主顫慄了一下，「你……等一等……」

談若冰深邃的目光落到他身上。

花豔離牽過他的手，摸索到股間，引著他的一根手指探入穴中，試著抽動，深入淺出。

談若冰臉色漸紅，因對方由於手指的抽動而發出動情的呻吟。

「先這樣弄一下比較好……」他低低的聲音在談若冰耳邊響起。

談若冰心下莫名一震，沒有拒絕他，手指在他柔軟高熱的內壁裡緩緩抽動。

「啊……」花豔離的吟叫更為嫵媚，動情的臉緋色漸深，赤裸的身體也隨著手指的抽動而摩蹭起談若冰的身體。

見他這副情色撩人的模樣，談若冰的分身竟不知不覺脹大了許多。

終於無法再忍耐，他收回手指，將灼熱的慾望對準那入口，一個用勁刺入，擠壓著內壁挺到最深處。

一下被異物填滿，炙熱又鮮明的感覺酥軟了身體。

花豔離迎合著，想要更好的適應談若冰。

他雙手環住談若冰頸項，貼靠著他，雙腿都環上談若冰矯健的腰，這樣的體位讓慾望又埋深了幾分。

談若冰察覺花豔離的分身亦挺立起來，頂在自己腹上，便下意識地握住揉弄。

花豔離受他刺激，悶悶的低吟，身下被侵犯的高熱內壁也將他夾得更緊，那熱烈又歡愉的感受，讓談若冰迫不及待地挺了一下腰。

「唔……」低低的呻吟，充滿了誘惑，讓那異物在體內又壯大了幾分。

談若冰不再有所顧忌，抓牢花豔離腰臀，便狠狠衝撞起來。

碾轉深入，每一下都充滿力道，那隱祕的地方柔軟熱情的吮吸著自己，收縮絞緊，帶來最銷魂的感受。

「啊……啊啊……」花豔離被他凶猛的進犯頂得喘息連連，絕美的容顏很快便布上薄汗，情慾造成的緋紅令他本就絕豔的面容更加豔麗。

談若冰刻意不去思考，只憑著感受衝擊。

將人頂靠在石壁上，用力的衝刺貫穿，激起讓彼此都顫慄的激烈快感。

花豔離抱著談若冰，被他頂到酥軟失魂、忘情喊叫，男人深入勇猛的戳刺，令他幾乎不能呼吸。

顫抖的身體只能無力的貼著談若冰，身下的律動不斷翻攬出一圈圈水紋。

倏然抽離的空虛、再次被填滿的灼熱，還有那些溫溫的水流在交融間充斥內壁，極致的快感卻又有著深切的痛苦，細細密密的糾纏折磨著他。

快要失控的節奏，猛烈的探求，又是那種不顧一切的索取，讓花豔離在極度的快樂裡再一次感到痛苦。

春情蕩漾修煉的時候十分痛苦，而且這種淫邪的內功，並不是他心甘情願修煉的，他根本不願使用。

現下卻為了這個男人，在交歡時一再催動，每一次使出，都讓他的身體更淫蕩、更難以自控。

他恨極了這樣的自己，只覺這是最痛苦的精神折磨。

身體雖然在無盡的渴求中獲得滿足，心卻痛苦得在流血，好不容易結痂的傷疤一個個被扯開，每一個都在笑話著他現在無恥的樣子，咒罵他沉浸在被男人玩弄的醜態裡。

「啊……啊啊……」他弓起了背，扭腰更加迎向男人，想要藉由這沒有尊嚴的歡愛來忘卻心裡的痛苦。

不要再去思考那些了……如果這樣做能治好他，還他千年前的恩情，是否就能在他心裡留下一點印記？哪怕只有影子都好……

談若冰抓著他的臀，快要爆發的慾望用力深挺，幾乎要搗壞那綿軟無力的身軀，繃緊到頂點的灼熱如注射出，整個身體都像融化成一股熱流。

他一聲低吼，放開了花豔離。

兩人無力的癱軟在水中，談若冰還在急促的喘息，耳邊卻覺一熱，原來是花豔離柔軟的嘴唇貼了過來，在他耳邊低語——

「現在，在你身體裡有股流竄的熱流，用你的冰心靜訣讓它們流轉起來，這樣可以祛除寒毒……」

談若冰卻摟過他靠過來的身體。

花豔離有些訝然，幽幽望著他，以為他只是一時恍惚，回神後就會推開自己，不再搭理。

然而並不是如此，談若冰帶著薄汗的俊朗面容，他沒有睜開眼，神情還有些迷離的慾念，只是憑著感覺吻住花豔離。

被他主動親吻，花豔離的腦海頓時轟然作響，茫然地開啟唇瓣，任他為所欲為。他的吻灼熱又充滿力道，吮吸著自己，舌頭纏繞在一起，熱情的嬉戲逗弄，那種感覺非常美好。

花豔離渾身無力的倒在他身上，被放到岸邊時思緒還是迷茫的。

那高大身軀覆上自己時，他竟沒有一絲抗拒。

花豔離下意識的張開腿迎接他，談若冰飽脹的分身再度埋進他體內，就著滿是愛液的甬道，深長的抽動了下。

花豔離縱情的呻吟，完全忘了身在何處。

他只想全心感受這一刻的美好。

「唔……」他弓起腰背，熱情地迎上前，感到有些不可置信，彷彿置身夢幻的情境，對方每一次進入時他都給予最火熱的回應……

下體的交融契合又纏綿，兩個人都在這忘情的交歡中忘了思索，只憑著本能行動。

抽動的頻率越加狂猛，酥麻的極致感受像要融化了一切，同時有一種麻痺心臟的甜美隱隱升起。

「啊……若冰……」他在情不自禁下喊出了他的名字。

喊了之後，花豔離才意識到什麼，心底慌了一下，迷離的星眸忽然張開，望著那閉眼沉浸在歡愛中，沒有反應的俊朗男子。

也許他根本沒聽清自己在說什麼……

花豔離臉上閃過一抹恍惚的笑，抬身去親吻談若冰，嗚咽著感受彼此的氣息，緊緊環抱在一起，下身又受到猛烈撞擊，實在極度快意又銷魂蝕骨。

彼此都驚訝於如此美好的體會，花豔離被頂得失聲吟叫，卻不再刻意誘惑，每一聲都是出自內心，是忘情的歡喜與呻吟。

與談若冰交融在一起，顫慄的喜悅裡，心頭填上了淡淡的幸福，這可能是他第一次感受到的幸福。

談若冰深埋的灼熱倏然抽離，再重重刺入，幾番輪轉中，就著花豔離敏感的地帶戳刺碾轉……

「啊啊！」失聲的驚喘，足湮滅一切的巨大快感如波浪般襲來，他的身體痙攣著，同時將談若冰深深絞住，也給予他最大的快樂。

談若冰的嘴唇又再度需索，與他深吻，都快不能呼吸了依舊唇舌相交，津液相連，無法分開。

驚人的高潮裡，擁吻著的兩人同時失去了理智。

Crescent